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一目次

諫直

漢

劉宋

廣陵太守沈思明恢文

唐

秘書監虞伯施世南 門广永 尚書右僕射褚登善遂良

工部尚書姚班 尚書右僕射姚南仲

左補闕陳慶復京 陳京人人凡作之致行

足爰卿香

五代

禾州林尚 判明州錢述世德

宋一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一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吳興吳念祖用修氏閱

讜直

漢凡一人

尚書僕射鍾離子阿意

鍾離意字子阿山陰人少爲郡督郵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言於太守侯覇曰春秋先內後外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縣細微之愆覇甚賢

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辟司徒掾、嘗部送徒詣河內、冬寒、徒不能行、意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帝得奏以示霸曰、君所使掾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除瑕丘令、吏有犯法者、既服、不忍誅、吏父謂其子曰、無道之君以刃行誅、有道之君以義行誅、遂令進藥而死、再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傷之、乃聽廣歸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減死、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

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委地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當車陳諫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火起北宮意詣闕免冠疏請帝策報罷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近臣數被詆毀至見提曳朝廷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意獨敢諫諍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知其至誠然亦以此

故不又留出爲魯相從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先卒於官

三國吳 共七人

尚書僕射屈先公晃 子緒附

屈晃字光公天台人仕吳爲尚書僕射先是王夫人有寵於權立其子和爲太子已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

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漸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嫡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年、後遂幽閉和、於是晃與驃騎將軍朱據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晃等無事忩忩、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權大怒、族誅正象、晃因諫不止、權不聽、晃遂突入見權、流涕泣諫曰、

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怒牽下殿杖一百斥還田里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忘身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校尉後緒官亦至尚書僕射

散騎中常侍虞世洪汜　子喜附

虞汜字世洪翻之第四子生於南海年十六翻卒扶喪歸葬後居故里以父任入官歷選曹郎時孫綝廢幼主迎立瑯琊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

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周霍光復見於今日今迎瑯琊王未到而欲入宮將舉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休初卽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嚴扶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封餘姚侯尋卒

選曹尚書陸子璋瑁 子喜附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

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托以孤弱瑁爲起墳立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規之欲其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

際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不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昇在海隅雖托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御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

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愈以改規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杳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

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後皆任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蔚沸九域槃牙之時幸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在休養以待隣敵之釁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諭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其書嘉其詞

理端切遂不行赤烏二年辛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尚書

左丞相陸敬風凱 子禕附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旅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建武校尉討平山賊陳毖於零陵拜偏將軍封都鄉侯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遷左

丞相皓性惡人視己羣臣侍見皆莫敢仵凱說皓曰夫
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
視時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億以爲患苦又政
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切諫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
凱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
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
乎凱上疏曰臣切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
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
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

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

昔從家隷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悗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

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雕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醲醇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僚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

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詹廉羊度，黄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也明巳。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黄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

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廪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玆起是爲遵

界之綱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涖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倖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

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考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晧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可委以國事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年七十有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

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

中書令賀興伯邵

賀邵字興伯山陰人齊之孫景之子也孫休即位從中

郎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凶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諂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

理之評士吐讜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書士以逐諫臣眩燿毀譽之實洗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

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忤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趍走小人、僕隷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

麋鹿、結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疲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凌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禳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

之輩一切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惕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横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

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厭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慼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賑恤窮乏凡諸不急濫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上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佑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

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失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爲羈僕此當

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强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復原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晉共五人

左衛領營將軍許榮

許榮會稽人仕至左衛領營將軍時朝政既紊武帝不親萬機但與會稽王道子酣歌親暱僧尼榮上疏極諫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勉奬德業疏奏帝雖不省然自是漸不平於道子當時稱其骨鯁

呉興太守孔彭祖嚴 子道民静民福民附

孔嚴字彭祖山陰人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殷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關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顧處任者

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古人為政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甯守管鑰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廣圖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議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月降附之徒皆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令雜處人間徒疑視聽耳溺深納之

及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

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與？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唐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

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儼又啓請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令通斷之又廚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儼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於家三子道民宣城内史静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劉宋 凡一人

廣陵太守沈思明懷文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新安太守宣之子懷文少

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父卒官新安、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頒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元凶弑立、召爲中書侍郎、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府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加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

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欲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

平人爲侍中寵待隆密揚州旣移會稽忿浙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惟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旣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刑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子尚等諸王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

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塲懷文曰風

爾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

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

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咸令沉

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

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

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

王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

女病求申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

既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竟賜死

學士共六人

秘書監虞伯施世南 子昶附

虞世南字伯施劚之裔孫也荔之子出後叔寄性沉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倦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自以爲勝己由是有名陳大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一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府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啖肉至德初除西安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

辭章清勁過世南而博贍不及也俱名重當時議者方
胄之二陸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
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
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弑
帝欲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得自是哀毀骨
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得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
引爲府叅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
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
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

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如此後數直諫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秘愛十一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坊閣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

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復何示邪勅起居郎褚遂良卽其靈座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如平生翌日下制厚恤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尚書右僕射褚登善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之子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草隸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見遂良帝令侍書齊方傳購王右軍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眞僞遂良獨論

所出無舛目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游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爲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進曰使遂良不書天下之人必記之矣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

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最急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爲動容即柬賢者爲諸王保傅且詔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於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攰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敕遣帝嘉納太

子承乾廢魏王泰閒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拜遂良太子賓客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曰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之會李勣

詆其計帝意遂決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絶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愼將付銳兵十萬翔膺雲翻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耳猶能掇高昌繫突厥陛下北發縱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乎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黄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

遂良曰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郜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

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悠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為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
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
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
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
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
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
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
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
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

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與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

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
臣頸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
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
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甫奏長
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
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
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
察使高駢表遂良客窆愛州二男一孫附威通九年詔
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

戶部尚書姚珽

姚珽武康人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篤學有大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珽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

因爲詐僞有黯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珮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實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實也經侯委劍珮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惟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謬其四

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師經無學士供奉
無侍讀宜覩擇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
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
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
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遷戶部尚書歷
定州刺史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
之註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巳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
義云

尚書右僕射姚南仲

姚南仲吳興武康人父發天寶中舉秀才十上不合慨然自奮從西平王哥舒翰於隴上積功至右領衛將軍南仲舉制科授太子校書累遷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顧可與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通大道使近而可視歿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也今起陵月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熟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坐善宰相常衮出爲海鹽令浙西觀察使韓滉表爲推官擢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召還四遷爲御史中丞改給事中陝虢觀察使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堪因毀南仲於朝帝惑之後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

胥文洽入奏知其語則晨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誣於廁爲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寃且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以聞帝駭異南仲不自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撓卿政邪曰不撓臣政臣應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諡曰貞

按唐書以南仲爲華州下邽人故一統志不收及考

權德輿所作萊碑載世系極詳蓋自漢青州刺史恢生北絳郡公僧坦僧坦生二子曰察曰最最仕隋爲蜀王友傳六葉生絳州曲沃縣令績績生宋州宋城縣令玄玄生發發生庸仲則庸仲最之裔孫也其派自吳興遠矣第不知何世徙於下邽耳唐書失其所出而一統志復不詳考遂使姚墟之賢表於華嶽倘後人而思首丘將何歸焉今以墓碑爲正還之武康俾遡河者知越積石而登崑崙庶幾得其源云

左輔關陳慶復京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爲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衮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爲時方多難不宜壅格萬機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恤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斂時乃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手復興帝不聽京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

引鄧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
初昭陵寢占山上宮侍悼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
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
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
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罷爲秘書少監卒無子以從
子襃嗣襃孫佾宜辯著作佐郎不拜

諫議大夫孔至之敏行

孔敏行字至之工部尚書述睿之子元和初擢進士第
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

入拜右拾遺四遷歷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府無敢言者敬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風力然朝野畏憚敬行以名臣子少修潔及仕宦能交當時豪俊而雅操不逮其父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

夏曼卿香

夏香字曼卿蕭山人年十五縣長葛君會客飲宴時郡遭大旱問香以旱故答曰昔湯遭旱七年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周成王悔過而偃禾復起自古先聖畏懼天異必思變以濟民命今始罹凶災縣界獨甚未聞明

達崇殿周之德飲宴獨餦百姓祐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長曰是誠在我卽罷會身捐俸祿以賑民饑衆服其格言後歷任邑長聲譽四聞

五代共二人

丞相林鼎

林鼎慈谿人夜讀書篤達曙善屬文工書得歐陽率更虞永興筆法所聚圖書悉由手錄仕吳越自鎭海軍節度判官累遷至丞相性忠讜政事有不逮者必反覆極言之必聽而後已雖屢觸忌諱不恤也卒諡貞獻所著

詩文雜稿百餘卷藏於家

判明州錢延世億

錢億字延世元瓘之子俶之弟也歷仕佐俶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億諫有八害其言鑿鑿可行判明州有善政凡科率舊制悉除之疏諫俶捐民丁以益軍旅常應和俶作民勞逸出君奢儉詩因陳諷刺性峻拔善屬文建隆初奏授奉國節度卒年二十九謚忠憲

宋一　共十六人

起居舍人錢子高彥遠

錢彥遠字子高翰林學士易之子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舉進士第以殿中丞為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微皆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修德業宗社之福也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

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徃時元昊内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欵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阯言軍旅一旦契丹負恩乘利入寇豈特元昊之比邪湖廣蠻獠刼掠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於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乆之計以上荅天戒時旱蝗民乏食彦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彦遠不為屈召為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知諫院諸路奏大水彦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

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謻門者特賜五品服時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闒冗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於官

兵部尚書石國佐公弼（弟公揆從子耆問附）

石公弼字國佐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稼為田主所傷時牧法至密郡守韓

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當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馬柰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絕檻害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卒如公弼議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傳人見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連水丞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爲陛下廷諍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諍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

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頒事告訐公稱言設學校者要以仁義漸磨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言非建學本意也又言刪定勅令官寺監丞簿比多以近臣執政子弟爲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之弊以有兵之籍爲無兵之技以太平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月奉得罪而内侍失察者皆不坐公稱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弗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者亦令有司審

奏遷御史蕪杭造作局工成公弼陳優民之害請革技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賜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四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公弼以爲方田之制奠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倍克重斂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官廟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

京營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司仕途爲清蔡京雖上相即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蹶民根本困之飢饉浙西挽用花石農桑廢業徒斃所用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以樞密直學士出知揚州事不逞爲俠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桀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越蘇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

嚴賞罰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相時羅致其罪謫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赦歸卒年五十五弟公揆字道佐幼有至性親歿廬墓三年人稱其孝舉進士歷殿中侍御史高宗朝極論樞密使秦檜之姦章十餘上檜再相下公揆於建昌獄久不得釋以罪廢錮而歿子晝問字叔訪當公揆下獄時晝問年十四奉其母屏居若學及檜死乃抱諫草叩閽詔復公揆官併官晝問歷知鄞縣治爲浙東諸邑最召拜司封郎晝問居官盡心職業其論兩淮榷場互市營田官

莊之奬皆切於時居家歲以三百斛給宗族之貧者蓋行尤著云

參知政事唐子方介

唐介字子方餘杭人擢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改知莫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弗與稍毀吾器者必執之皆帖服以去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時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

與宜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造間金奇錦緣閹寺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爭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譴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貶春州別駕王舉政以爲太重改置英州而罷

彥博相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未幾召爲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遂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

介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
親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機以幸天下御史中丞韓
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
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荊南
劾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郯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
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改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
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明年以龍圖閣學士
知太原府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撤
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寧元

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閱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以爲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安石旣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

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勅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勅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於背薨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覩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

石少所建明辟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諡簡肅

翰林侍讀學士葉道卿清臣

葉清臣字道卿烏程人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筠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禮郎歷遷殿鉄判官上言九事多關切時務識者韙之遷太常丞進直史館京師地震上疏言消復之術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

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召還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尋以右正言知制誥。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畜，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二陲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猖獗，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於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使蚩蚩之氓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

之窮也今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忘
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視前
也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
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爲起居舍人龍圖閣學
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勅使吏不能欺簿帳
之蕪冗者一切删去內東門御廚皆內侍領之凡所呼
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爲呂夷簡所惡
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爲學士知通進銀臺司言者
以清臣知兵宜守邊而宰相陳執中素不悅清臣即除

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進對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爲條對極論時政缺失其言多劘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兢此弊中書若宰相裁抑奔兢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滙波向有職在管庫目趣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兢趣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

職或置省臺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以摭拾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衆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削爲訐直洪纖大過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僖爲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械以爲守衛以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達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以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蔣清臣以河北之兵食自汴漕米踰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具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和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江西提舉劉誼子藎附

劉誼長典人舉進士歷官江西提舉時王安石秉政變行新法天下騷動誼上疏力言不便坐廢黜隱於茅山以終子燾元祐間進士文章典麗尤工書法黃庭堅嘗稱之謂羊欣復生被命修閣帖十卷有遺文五十卷號見南山集

吏部郎中劉孝叔述 曾孫岑附

劉述字孝叔歸安人舉進士為御史臺主簿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為侍御史

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
言去者當自後宮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
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王安石參
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
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
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
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
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
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囑託自立黨援不附己者得以

中傷媒孽誣陷甚衆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令不關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爲是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劾安石以爲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摭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

爲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先朝所立法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爲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爲蠧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顗監處州州鹽務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

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恐失天下之心夫食鷹鸇者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顛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迕犯大臣很加譴謫恐臣下以此以言爲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僖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修撰曾孫岑倜儻有高義官至戶部侍郎

知鄧州謝希深絳

謝絳字希深富陽人太子賓客濤之子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中甲科授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數千言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决滑州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稿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

稽顓事者知誅殺訖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
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歸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
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因宜策告殃咎
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宜羣言以導壅斥
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游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
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
於物澤不寵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
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機之
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

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慮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退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跡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頒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

天惠浹於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祐之與修眞宗國史還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以父濤官西京年老請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宜勿治嵩山宮緈犨在外猶數論事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田野坌入城郭跳擲官寺井匽皆滿魯三書蝗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欲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專方面之勢才者掠取功名以嚴急爲術或辨僞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

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顯先取大州邑數十郡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朞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飭計臣損聚歛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滿爾而聖言罔惑歟會郭皇后廢引申后褒

煩事以諷徙度支判官言宜裁節歲用禁斥奢靡又請罷內降詔令皆出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擢知制誥判流內銓罷舊官圭田之貢以多寡爲差差知鄧州修復召信臣六堰維水溉田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爲人修潔蘊藉平居宴然論事果敢節操凛如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結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

金部員外郎蔣彦服浚明

蔣浚明宋彥昭其先自常州徙居奉化神宗朝浚明以布衣詣闕上書論君子小人之黨言極剴切上嘉納之授溧陽縣簿辭弗就豐稷上疏薦之稱浚明當聖治之朝失肥遁之志懷材抱德不鳴不躍若不及時登之廟廊資其黼黻恐黃髮槁於丘園白駒騖於空谷除大理評事歷官金部員外郎新法行浚明上疏言其不便執政大怒擬竄遠方豐稷以其母老力爭之授無爲軍司戶遷建康戶曹政有不便者輒與上官爭必改絃而後已雖屢遭阿遣不顧也終以是坎壈死論者謂其持身

立朝堅剛正直有蹇蹇匪躬之節位不酬德君子惜之

顯謨閣待制孫叔靜鼛

孫鼛字叔靜錢塘人年十五游太學蕭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抃薦其才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鼛收按姦狀立伏辜除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召爲屯田員外郎鼛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旣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

子願助我馨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馨何爲者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馨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馨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閤待制知亶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爲草祭之譏指切蔡京馨以聞京怒使言者詆以他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

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通
靖碁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
二子娶晁補之黃庭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碁一無所
顧時人稱之

集賢殿修撰朱行中服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
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秘閣校理元豐中擢
監察御史裏行叅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
服道惇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

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旋徙廬廬人飢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戶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療之賴以安者甚衆紹聖初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返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坐事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未幾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句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

國軍卒

江夏尉王成德公彦

王公彦字成德永嘉人與兄公輔同登紹聖進士第調江夏尉元符末上書論宣仁無負於先帝司馬光無負於天下且言章惇迷國誤朝之罪與李林甫盧杞度長較短未知孰甚由是廢斥入元符黨籍紹興初褒録轉官奉祠而終

左諫議大夫毛聖可注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舉進士歷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

皆以治辨稱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為御史詔賜對未及
而執中罷注辯焉徽宗固命之既見謂曰今士大夫方
寡廉鮮恥而卿獨知義命故獨召卿即以為主客員外
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
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逐夢得而
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奸之書與逆人張懷
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岐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
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
京遂致仕四年彗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

天人交謫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願希賜第以致上
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
陛下去黨籍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爲防禁
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
以嚴刑峻法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
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出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
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
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略
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爲郡

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廢、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大夫失職為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甦民困、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

則天意解矣汪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大夫張
商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汪亦言其無大體罷提舉洞霄
宮居家數年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兩浙名賢録卷之二十一終